



福建老根据地人民革命斗争故事

第十七集

盐田风暴

福建人民出版社

福建老根据地人民革命斗争故事

第十七集

鹽田風暴

福建人民出版社

鹽田風暴

*

福建人民出版社編輯、出版

(福州河东路得貴巷18号)

福建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01号

福州第一印刷厂印刷 福建省新華書店發行

*

开本787×1092 1/36 印張 1 5/18 字数25,000

1959年8月第1版 1959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10,200

統一書号: T 10104·201

定 价: (6)一角三分

出版者的話

本省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，有着长久而光荣的革命斗争历史。远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，閩西就是中央苏区的一部分。工农紅軍北上抗日以后，英雄的老根据地人民在党的领导下，坚持了长期的敌后游击战争，直到全国解放。老根据地人民在长期的、艰苦而曲折的革命斗争中，創造了无数可歌可泣的革命故事；这些故事，充满着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的精神。这些故事不但現在，就是在将来，对人民都有深刻的教育意义。

我們編輯出版这套“福建老根据地人民革命斗争故事”丛书的目的，是想通过这些片断的故事，反映老区人民光輝的革命斗争历史，教育人民学习英雄們的榜样，发揚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，积极参加祖国偉大的社会主义建設事业。

本省老根据地人民的斗争故事是极其丰富感人的。收集并出版这些光輝的斗争故事，单靠出版社的力量是很不夠的。我們希望过去曾在老区坚持斗争的同志、目前在老区工作的同志以及其他熟悉老区情况的同志，能多多写稿或組織別人写稿。讓我們一齐把这部有意义的丛书編好。

一九五九年六月

目 錄

盐田风暴.....	鄭成章、段國霖(1)
游击队的老媽媽——陈客嫵.....	楊 力(12)
机智的大娘.....	王德堂(22)
初見紅軍.....	陈長校(36)

盐田风暴

郑成章、段国霖

这里說的是发生在一九三三年夏天的事情。

那时，宁德海边的南埕村，居住有千余户人家，其中有三百多户是盐民。盐民們头顶烈日，脚踩海水，光着黝黑的臂膀，从日出到日落，从潮漲到潮退，辛勤劳动在那海边的盐田里，一天又一天，可是到头来却落得“鍋头結了蜘蛛网，灶里蝦蟆打秋千”，个个盐民都是肌瘦面又黃，弄得沒衣沒褲穿。

你說这原因在哪里呢？說来話就长了。还在八、九年前的夏天，南埕村里来了个鞋条臉、老鼠眼的傢伙，自称姓刘，名叫瑞欽。他到海边，伸出細长的被煙薰黃的指头，嘿嘿两声，

“我刘某今天来开办南埕盐場。这里的海水是我姓刘的。你們往后生产食盐，由我盐場收购，不許私卖。不然的話，嘿嘿，莫怪我刘某不講情义囉！”

第二天，“南埕盐場”貼出了告示：每担食盐定价七角。告示底下，盖着刘瑞欽的官章。你道这刘瑞欽是什么貨色呢？原来就是宁德城关那个叫刘細弟的流氓头子。他不知道从哪里弄来一笔錢，向国民党政府买得了这个发财的“美缺”，一担食盐，經過刘瑞欽手掌一轉，卖给农民就是七、八元。于是不上两三年，刘瑞欽竟一跃成为千把担租的地主了。他吸吮着盐

民的血汗脂膏，渾身肥胖得象隻猪，老鼠眼睛只剩下一条线了，鴉片煙把他的臉薰得又黃又黑，象死人一样。他終日对着那盞“孔明灯”，一手拿煙枪，一手拿算盘；这叫南埕盐民怎么活下去呢！

一九三三年的春天。春风吹綠了南埕的田野，盐民們站起来了。共产党派来的政工人員，教盐民們組織盐工协会，表面上說是研究做盐技术，实际上是領導大伙向盐霸刘瑞欽作斗争。

盐民們有了組織，心齐臂膀粗，大胆向刘瑞欽要求提高盐价。刘胖猪看到盐民們一字儿排开，拳头比斗大，他臉上的横肉不禁顫动抽搐起来，只好答应把盐价加到每担三元。这一来，盐民們总算可以添置件把衣褲来遮体，买升把白米养子敬老人了。大伙嚐到了甜味，就更加拥护革命了。

这一来，刘瑞欽象給人割去了块心头肉，又躺在鴉片床上对着“孔明灯”打起算盘来了。他东打听西打听，好不容易听到平潭盐民生产的食盐每担只要两块左右，就把算盘一甩，轉去买“平潭盐”，停办“南埕盐場”。財可通神，国民党宁德县政府和刘瑞欽本来就互相勾結，加上又得了錢，刘瑞欽这如意算盘也就打通了。过几天，南埕村的街巷墙壁上又貼上了停办南埕盐場的告示。

刘瑞欽滿肚高兴，以为从此又可以低价包銷平潭盐，壟断宁德城乡食盐市場了。那知道南埕盐民們有了自己的組織，不再象以前那样“听話”了。盐民們照旧生产食盐，象以前一样低

价向农民直接交易。这么一来，刘胖猪“官办”的高价盐，堆积得没处放；若要降价出售吧，那简直是要他的命。这回他不能再躺在鸦片床上了。他连忙派走卒去收罗县城里的小流氓，又跑衙门去请县长；终于雇到了三十二个小无赖和十几个国民党警备队，叫他们开到南埕去掘毁盐田。

刘胖猪这个手段是够毒辣的了。他满以为从此可以敲碎南埕盐民的饭碗，盐霸王的江山可以坐得牢。他那知南埕盐民，已经不是过去海滩边的散沙了！

六月近午的太阳，斜照在南埕盐田上。风不吹，潮不涨，海在冒烟，地似火烧。

在南埕盐民用血汗筑成的盐田里，刘胖猪雇来的流氓正在挥汗掘盐田；他们一锄头一个窟窿，这么几锄头就把几丘平坦的盐田毁掉了。盐田旁边的道路上，十几个警备队员一字儿排开，个个荷着步枪，枪尖上的刺刀明晃晃地刺人眼。一个叫陈英的军官，一手搭着凉棚，一手挥着曲九枪，在神气地吆喝着。那个疯狂劲，仿佛天地间只有他们这批禽兽似的。

忽然有个眼尖的匪兵叫了起来：“陈队长，报告陈队长，你你你看……”

陈英顺着这匪兵的手势，朝南埕村看去：嘿！三百多个盐工协会会员，有的拿木棍、锄头，有的拿齐眉杖、扁担，正铺天盖地朝这海边盐田湧来。

陈英那付三角脸“刷”地一下子变成白纸，倒退了两步，随即又咳嗽了一声镇静自己，这才招呼他的喽囉道：“弹上

膛！”

“是，彈上膛！”匪兵們給提醒了，匆忙准备应战。

就在这时候，风暴捲来了。盐工們象一座弧形的城墙包围了过来。

陈英一看来势不妙，“砰”地朝天开了一枪来壮胆，假装威风地吼叫說：“你們要造反啦？你們退，赶快退，不退就开枪！”

“为什么掘我們的盐田？”盐工們齐声質問，就象那暴风雨中的迅雷，震得陈英又后退了几步，吼叫道：“你們退，你們退，不退就开枪！”

“我們要进！”盐工中猛地发出一声喊叫，随即跳出一个虎背熊腰的大汉来，只見他一个箭步窜了上去，一伸手就抓住了陈英拿曲九枪的手腕。这个大汉就是盐工协会宣傳委員陈妙兴，黝黑的臉膛，寬厚的胸脯，只要他一歪身，陈英准会被他压扁。这时，陈妙兴把他那钳子般的手指一收紧；匪軍官陈英立即尖声叫了起来，三角臉愈加歪瀟得厉害了。

“兄弟們，打呀，打他狗入的！”陈妙兴有力地揮着另一手，随着这喊声，盐工兄弟們一下子象巨浪般地向十几个匪兵压了过去。匪兵們吓得发抖，見大势已去，連忙拔腿就跑。那批流氓已經来不及跑了，被大伙痛痛快快地揍了一頓；有的乖乖地跪下来叫爹叫娘求饒命，手脚快的总算逃脫出去，“扑通”一声跳海游走了……

这回，狂风怒濤捲走了一撮小毛蝦；南埕盐民的第一回合

斗争胜利了。

且說刘瑞欽猛听到这个消息，跌坐在太师椅上半晌不能作声，气得直喘气；这“賠了夫人又折兵”的事，黑心的胖猪怎肯甘休？他立不是坐不是，象只閹割了的猪钻进又钻出。就在这时候，街上偶然傳來一个信息：南埕到樟湾的海港里，浮有一具屍首；人們都說那是淡洋村的小販苏容。

刘瑞欽听了，眉头一皺計上心来，連忙走去报告伪县长朱化龙，說南埕盐民造反，違抗政府命令，不但毆打警备队，还打死了工友，拋屍大海，人命案情重大，請求县长办理。

这本是“移花接木”誣陷南埕盐民的詭計，不难識穿。可是朱化龙原是和刘瑞欽一鼻孔出气的脏貨，不用第二句話，就下令明早派大兵到南埕“进剿”。

这时，领导南埕盐工协会的宁德城关党支部，探知了这个消息，覺得事不宜迟，就决定立即发动盐民請愿，把事情真相告訴公众，使敌人的阴谋不能得逞。当天夜里，党支书謝大同志亲自赶到南埕，在“土主宮”里召开了盐民大会，具体布置和組織了請愿的事情。

在党的领导下，南埕盐民們以必胜的信心度过了这短暫的夏夜。第二天，当东方才透出魚肚白的曙光时，南埕五百多名盐民，个个穿粗衫、戴竿笠，拿着三角小紙旗，浩浩蕩蕩地向城里进发了。

消息傳到城里，可把敌人吓破了胆；伪县长急忙下令宣布全城戒严，匪兵們个个上刺刀、装子彈，沿街布哨，在通往南

埋的南城門，敌人特別架起兩架機槍，並派了警備隊長陳松木來加強防衛。

回頭且說請願隊伍，很快就來到了南城門。警備隊長陳松木吡着牙，揮着匣子槍，象餓狼一樣地嚎叫起來：

“你們退，你們趕快退！”

請願的人群蠕動了一會，立即回答：“我們不能退。我們要去城裏見縣長。”隨着這陣聲音，陳妙興走前兩步，把黑洋傘揮了一下說：“見縣長把話說清楚了，我們馬上就退。”

“不行。你們退，趕快退，不退就抓起來！”陳松木瞪圓眼睛，大肆吓唬道。

“那也好，就先抓我吧。抓了去，總可以見縣長了！”陳妙興一邊說着，一邊向陳松木走去。

“妙興！妙興！”大伙信以為真，焦急地喊叫起來。

陳松木看了連連冷笑，就在這時候，陳妙興忽象老虎伸腰，一抬手，把洋傘直向陳松木的肚子插將過去。

陳松木猛側身避過了，看看人多勢眾，不敢開槍，就轉身和陳妙興扭在一起。陳妙興把他緊緊抱住，向鹽工們喊道：

“兄弟們，沖呀！”說時遲、那時快，請願的人流一下湧進了城門，裏面的匪兵霎時亂做一團，有的急忙向小街巷溜去，有的闖進商店躲起來，有的被踩在腳底下哇哇叫，有的則向郊外落荒逃跑……

請願隊伍進得城來，立即整頓行列，向偽縣政府走去。到了縣政府，偽縣長早已溜之大吉了。等呀等，一直等到下午，

才等到县长的亲信人員前來說好話：

“諸位父老兄弟們，县长一定明察审理这件案情。有人說县长下令派兵剿南埕，这是虛傳，沒有的事，兄弟可以担保。諸位要是不信，老天在上，兄弟可以立誓。諸位放心先回去，等明天驗明屍首，自有定奪。絕對不会为难父老兄弟們……”

眼看太阳已經含山，城关党支部研究后，估計伪县长不敢妄动，就决定請愿队伍撤退回去。另外，党支部和盐民协会領導人又立即开会研究，認為明天驗屍是个關鍵，只有証明死者不是我們盐民打死的，案件才能大白，刘瑞欽的阴谋才能敗露。于是便分头进行下一步的工作。

第二天，伪县长派了三十多个警备队和仵作，直去南埕驗屍。南埕盐工协会会员百余人，在党的领导下在旁監驗。驗屍的仵作見人多眼众，只好乖乖地据实驗報：“左无故，右无故，头无故，胸无故……”死者从头到脚驗不出絲毫伤痕来，伪職員只好承認死者实是淹死，与本案无关……。

至此，南埕盐民的斗争博得社会公众的同情；刘瑞欽不但阴險面目全部暴露，还得給死者当孝子，买棺收殮屍体。

但是刘瑞欽这只黑心狐狸，他死也不会甘心失败的。他又躺在鴉片床上对着“孔明灯”出神：这批穷鬼，別的办法治不了，老子用“查私盐”的名义，总可以制服你們。于是，一个月后，他帶了一排匪兵，亲自到南埕“查私盐”。他同匪排长指揮着匪兵，从这家搜到那家，翻了箱子又倒櫃，乘机把盐民家稍微值錢的東西和銀錢都撈走。这天，他們发了一笔洋財，就

得意忘形地在南埕小学住了下来。

这正是立秋前后的天气，傍晚非常炎热。刘瑞钦这胖猪，他解开了白綢子长衫的前襟，同匪排长一边喝酒，一边聊天，談到明天进一步“搜私盐”的办法时，四脚翹天，不亦乐乎。匪兵們也在打紙牌、說女人、哼淫調，搞他們的下流玩艺。

就在这时候，盐工协会的會員們如此这般地开好了會議，一齐拥向南埕小学校来了。

校門口的两个匪卫兵見了，把枪“卡察”一声上了膛，狐假虎威地吆喝道：“你們干什么，造反啦？”

“我們有事要見排长！”大伙同声回答。

“有事派代表进見，其他人不准进去。”不識时务的匪卫兵仍在蛮橫地吆喝着。

“好，我們有代表。”人群里閃出陈妙兴来。他只穿条短褲，袒露着寬厚的胸膛，周身晒得黝黑，在月影下，儼然象尊銅象。他毫不在乎地向匪卫兵走去，边走边說：

“老总，我就是代表，可以进去嗎？”

匪卫兵一見他那模样，就害怕三分，連忙后退一步，点点头：“嗯，进去。”說着，把拿枪的手揮了一下。

就在这时，陈妙兴走近匪卫兵的身边，只見他把两只鉄錘头般的拳頭一揮，两个匪卫兵猛地一連后跌了好几步，“扑通”一声栽倒了。

“兄弟們，进去吧！”陈妙兴揮了揮手，盐工們馬上跟他

湧进了小学校，把里面挤得水洩不通。匪兵們連穿衣服也来不及，个个慌乱得滿头大汗，心里呼呼直跳。

刘瑞欽知道事情不妙，滿臉奸笑地迎了出来：“兄弟們，有什么事，好說好說。”

那个老鷹鼻的匪排长还想要威风，从褲衩里拔出那支小齒九枪，吓唬道：“你你你們造反啦！闖进来干屁事？”他見大伙沒有回答，又摸了摸自己的老鷹鼻，“沒事快給我滾出去，快！”

“报告排长，我們有点事情，当众講不方便。”陈妙兴高声回答。

“有就快說！大丈夫做事，明来明去。就在这里說。”

“好，那我們就說出来了。”陈妙兴指着匪排长，“你帶老总們来查私盐，怎么把我們的銀錢拿去？”

匪排长听了冷笑一声，心想这些穷鬼的銀錢还能有記号不成？好办。他“呸”地一声吐掉烟屁股，瞪眼問陈妙兴：

“你說这话可有根据么？我的弟兄們都在这里，你們能認得出是誰拿走你們的臭錢嗎？”

“能，能認得。”大伙同声回答。

匪排长知道这一下失了口，只好說：“那就認吧。”

盐民們認真地逐个端詳匪兵的鬼臉；匪兵們那里知道，他們已被監視了。

皎洁的月亮斜照着，小学校里霎时靜得出奇，突然一声“动手！”匪兵們象做了場恶梦，来不及細想，已經被盐民們攔腰抱住，枪支也給繳了，一支不漏。



突然一声“动手！”匪兵們象做了揚惡夢……

胖猪刘瑞欽还没有弄清楚是怎么回事，早被大伙打得眼肿鼻子青，軟癱在地上，“呼呼”地象猪叫一样。

匪排长吓得魂飛魄散，趴在地上叩头如搗蒜，汗珠从那老鹰鼻尖上直往下淌。

这回，南埕盐民算是出了口怨气，他們的臉上露出了少有的欢笑。天井上吹下来陣陣海风，田里的青蛙在高声歌唱；这是个多么使人难忘的夏夜呵！

眼看到了午夜，南埕劣紳陈眉澤抖抖索索地來說情了。

匪排长一边拖住眉澤的衣襟，一边向盐民們求饒說：“父老兄弟們，千錯万錯是我們的錯。請你們可怜可怜，我家里还有老母亲，孩子又小，下次再也不敢了。”說着他一把鼻涕一把泪地“哇哇”哭了起来，又說：“今天拿来的錢物全部奉

还；請你們把枪支还給我們弟兄，好回报上司，下次絕不敢来查私盐，冒犯父老兄弟們。”

大伙再看刘瑞欽这只胖猪，見他的白长衫已經变成魚鱗片，有气无力地跪跪这个，又跪跪那个：“饒我狗命。父老們，饒我狗命。你們就当我是只狗，是只猪吧！开恩开恩，老天在上，以后我再不敢了。……”

这出丑剧就演到这里。由于当时南埕处在白色据点之中，盐工协会领导人考虑了各方面情况，避免事态扩大，影响以后工作的开展，决定把枪支交还给敌人。

当夜，匪兵們尽数交出了白天搶去的一切財物，跟着刘胖猪灰溜溜地向樟湾逃去。

南埕港的海水在翻騰；那有节奏的声音，象在歌唱盐民們的胜利……

游击队的媽媽——陈客嫵

楊 力

一

一九三四年冬初的一个深夜，濛濛細雨籠罩着龙岩东肖一带的深山丛林，后田村已經入睡了；寒风掠过村后山脚的老松林，远处傳來断断续續的狗叫声，使这沉寂的村子显得格外阴冷。

夜已深了，陈客嫵老媽媽却沒能入睡。她和衣靠在床头，不时地支起身来側耳傾听門外的动静，雨还在淅瀝瀝地下着；心想張溪兜上后山去找游击队联系，大約会趁雨夜摸黑回村来的。可是听了听，窗外除了风雨声外，什么动静也沒有。她又焦虑地躺下了。

“咯！咯！咯！”有人在窗格木欄杆上輕敲了三下，客嫵听見这熟悉的声音，立刻跳下床来，警覺地走向窗口，盯着外面輕声地問：

“誰？”

“我，溪兜！”

一絲寬心的微笑掠过她瘦削疲乏的臉。她松了口气，急忙摸黑打开了那扇小柴門，一把將溪兜拖进了小屋；謝天謝地，溪兜終于平安地回村来了！上半夜“民团”还來村里搜巡过，